告別「瘋子」老師 自由開心學習

近日，在內地掀起了一股「在家上學」風潮，當一些家長在為孩子的學位或沉重課業負擔而憂心忡忡時，這群家長卻讓孩子「輟學」，自行花費大量精力在家親自教授孩子。目前，一個「在家教育聯盟」網站已有近5000個註冊會員。不少家長讚賞這種方式，亦有家長持反對意見。但無法否認的是，「在家上學」風潮引發了社會對中國當下教育模式的反思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、顧一丹

記者在葉萬紅的小學堂裡只待了兩個小時，竟也覺得這個播着輕柔的音樂、點着香薰蠟燭的小學堂非常親切。窗明几淨，掛着孩子們DIY的簾布、置物袋、鋪着孩子們手工縫的床墊，一切正如寫在黑板上的幾個大字「教育即生活」。

小學堂分為幾個區域，在廚房區，孩子們早上會親手做自己的早餐，在課業區，孩子們每天制定自己的學習計劃，開始一天的自學，遇到不會的地方才去請教老師。只要能學會並通過老師的檢查，他們期間可以隨便走動，吃零食，甚至和狗狗玩耍，前提是不影響他人。在手工作業區，鋪着孩子們聖誕節的手工作業，用松果做的聖誕樹。牆上則掛着孩子們的「樂高作業」，用樂高玩具發揮自己創意拼成的不同物體。孩子們結束了一天的課業後，要分工把這裡打掃乾淨，有些孩子來之前完全沒有做過家務，現在也能熟練地拖地了。而葉萬紅更讓孩子們DIY自己的作業本，環保而且試圖讓孩子們喜歡上做作業。

記者與其中最大的孩子兔寶攀談起來，她在傳統小學上到四年級才轉而到小學堂來上學。當被問道以後還想不想再回傳統學校，她非常肯定地說，再也不想回去。她解釋，以前我每天要做兩個小時的作業，現在卻只要十幾分鐘，而且一學期下來，學的東西不比在傳統學校少，這裡自由而且開心。她用很誇張的語氣跟記者說，「我們以前的英語老師是瘋子，他有一次讓我們一晚上抄三篇課文的生字四遍，好多人都抄不完，我也是。」兔寶承認自己以前在學校裡成績並不好，自己也不喜歡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，對她來說，小學堂讓她更喜歡學習。

■葉萬紅說，孩子們有更多的時間互相交流學習。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■孩子們的手工課業區。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跳出體制外 不在約束中

現代私塾挑戰傳統教育

生於70後的葉萬紅，曾是廣州的一名小學老師，當過省一級學校的語文組組長、校長助理，也曾任一所民辦小學的校長。如今她已辭職，專門在家給自己的孩子上課。她的家庭也因這個決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兒子不再前往學校，丈夫李春陽亦辭掉年薪百萬元以上的工作，與她一起在家教孩子。

難尋稱心學校 家變成「課堂」

因為有幾個志同道合的家長希望加入，葉萬紅索性租下了一個兩房一廳的房子，辦起「六月小學堂」。目前除了葉萬紅的兒子天天，還有4個從學校「輟學」的孩子，一起在「六月小學堂」上學。

葉萬紅的這個大膽決定，緣於她給兒子尋找幼兒園的曲折經歷。為了找到一家理想的幼兒園，她曾5次搬家，但沒有一家學校與她的理念相契。

「我們一直想給孩子找一所奉行『愛與自由』理念、讓孩子完整成長的學校。」曾經的教育事業讓她反思，傳統學校一直忽略了對孩子的心理、精神與靈性教育，孩子所接受的是沉重的作業以及千篇一律的被動式學習。「當我以一個母親的身份來要求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時，才發現學校在這些方面是多麼缺失。」

2011年6月，葉萬紅將房子裝修成「學校」，設有教室、讀書室、休息室以及投影儀等。她把自己的行為定義為一場教育的實驗，打算讓孩子至少在這裡讀完小學。「如果那個時候沒有其他好的出路，那麼回體制內的教育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。」

重體驗式學習 實踐效果彰顯

小學堂的上課非常靈活。上午是語文、數學和英語，而下午則是藝術、自然、綜合以及運動。每個周三和周五，葉萬紅夫婦會帶着5個孩子分別上「圖書館課」和社會實踐課。圖書館課就是帶着孩子到廣州各大圖書館看書，看什麼書則全憑孩子們的興趣。而社會實踐課，則是帶着孩子到野外活動，參觀體驗。「我們前些日子還參觀了廣州車展，孩子們自己買票，自己排隊，而在參觀中他們也可以增長見識。」

葉萬紅告訴記者她比較重視體驗式學習。「國內的課本太枯燥，過於死板。」對於上課的內容，也是由孩子們自行選擇，每天的學習目標也由孩子們和葉萬紅夫婦共同商量。

對於在家上學的效果，葉萬紅夫婦非常滿意。經過半年多的實踐，葉萬紅發現，不用到學校上學，孩子們也完全可以掌握一些課本知識，且學習的進度和質量要好於同年齡段的孩子。不僅如此，5個孩子在生活技能、社交能力還有心理成熟度都有了明顯的提高，且大部分孩子在這些方面的表現也高於同齡人。

類似個案不少 越來越受歡迎

湖北武漢的張健柏與葉萬紅有着同樣的想法。張健柏在2003年便開始讓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學，他組建的「今日學堂」，已有學生60多人。

張健柏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，並留校擔任哲學老師長達10多年。「有一次，學校老師讓我過去，我的小孩被指不聽話，老師斥我『當大學老師怎麼連孩子都教育不好』。孩子在學校本就學習得不開心，我決定讓他徹底離開學校，自己來教。」因自辦私塾，張健柏名聲在外，許多家長慕名前來。來此讀書的學生從5歲到14歲的皆有，有一半學生是從常規學校轉入這一現代私塾。

張健柏說，送孩子到此讀書的家長均不認同目前的教育體制，有的認為孩子在幼兒園就「受到了傷害」。

與「今日學堂」不同，雲南大理蒼山學堂的創辦人陳陣則嚴格限制學堂規模。為了給孩子一個自由成長的教育環境，陳陣從北京辭職來到大理，自創蒼山學堂。目前，包括自己的孩子，蒼山學堂只有5個學生。

「之所以限制規模，一方面是政府怕出安全問題，一方面是我們的力量有限。」陳陣說，儘管如此，還有不少家長在聯繫他。2012年，陳陣有個計劃，他將和幾個老師，帶着5個孩子全球遊學。他奉行生活即是教育。

據悉，在家教育的家庭還在日益增多。兩年前，浙江義烏老闆徐雪晶創立了「在家上學聯盟」，迅速吸引了各地家庭的會聚，網站日均點擊量超20萬，而其中，已經在實踐在家上學的家庭超過1000個。

■在家教育取得的階段性成效，葉萬紅夫婦很滿意。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■在家上學的孩子，不必每天定時上學放學。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學校校長：不利孩子自我定位

廣州華師附中校長、廣東省人大代表吳穎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，全國出現大量在家教育個案，且數量不斷增長，這種現象本身說明了家長對於當前教育功利化的不滿，我們的教育需要進行反思 。他認為，除了教育功利化外，教育資源不均衡，教育理念有偏差，也是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。當前很多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很高，自身又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與教育能力，因此對傳統學校有不滿。但是，吳穎民個人不倡導在家培養孩子的教育模式，主要原因在於不利於孩子的自我角色定位。

吳穎民說，他常說的教育理念是「在集體中去教育，在教育中去培養集體」。他認為，在學校接受教育，不僅僅是學習知識，更是在集體中找到自己的角色，認識自我價值，從而知道「我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」。他說，孩子如果只在家庭環境中接受教育，人際交往則非常有限，且不能體驗集體生活。例如大型的體育運動會、或者課堂中的集體討論，這些都是家庭教育不能給與的。這將不利於孩子學會團隊合作，認知自身的長處與短處，長期缺乏學校生活可能帶給孩子一定缺陷。

■六月小學堂的教室。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中產家庭居多 但非富人專屬

記者也了解到，實踐在家教育的家庭包括白領、商人、自由職業者、公務員等城市各大行業人士。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家庭經濟條件普遍較好，中產以上家庭佔相當比重。

如葉萬紅曾是小學校長，丈夫李春陽多年從事企業管理工作，年收入百萬元以上。雲南大理的陳陣做過記者，開過網絡公司，如今，在辦學的同時，他還和妻子在大理經營着一家效益不錯的客棧。他說，雖然其他家庭的孩子加入蒼山學堂，每年會交一定的費用，但若自己經濟條件不行，亦很難辦下去。武漢的張健柏曾是武漢大學哲學系教師，同時，他還是一名成功的商人。「在家上學聯盟」網站的創立者徐雪晶，同樣是一名商人。

「我們讓孩子在家上學，自己也要付出一定代價。精力全花在孩子身上，幾乎沒有了自己。」在張健柏看來，為了孩子更好地成長，這是在家教育的家長必須付出的代價。不過，他強調，在家教育並不是富人的專屬，他也非常排斥「在家上學是富人遊戲」的說法。「今日學堂亦有經濟條件一般的家庭。在家上學是一種教育理念，而不取決於家庭經濟條件。」

■孩子們在室外上課。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

法律尚屬空白 回歸或有障礙

在是否允許私人辦學的問題上，葉萬紅夫婦給記者的答案是不統一的。葉萬紅認為，法律並無說不可，而她丈夫則說，這是非法的。當然，對於他們的小學堂，他們只稱是在家辦學，稱不上是私人辦學。而規模較大的「今日學堂」此前就因種種原因被政府部門關閉過。國內尚無法律規定這種形式的學堂是否合法，但葉萬紅夫婦則告訴記者，在美國，私人辦學廣泛受到政府認可。

記者問道小學堂的孩子是否還能夠回歸教育體制，得到的答案是，在9年義務教育範圍內，回到學校應該並無障礙，但是如果要在家上過初中而重返高中的話，就會因為沒有學籍而無法入學。記者在小學堂看到的教材也與傳統學校相距甚遠。例如他們所精心甄選的一套科學教材，是由台灣引進的「小牛頓科學館」的大陸版本。而語文教材也是自己選的圖書，與內地官方教材全不一樣。這些自學的孩子們如果再想回歸傳統學校，除了法律上有所障礙外，相信重新適應傳統教材上也是一大難題。